

星島

★无千三價售份每★NO. 251847★版出日一月一十年六十三★

Handwritten initials or signature

期一第 卷一第
行發社星星島青



Handwritten initials or sig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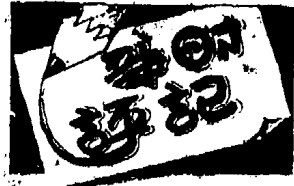
創刊號



1

星島日報





戰後經濟的治標與治本

薛 達 美

三 個 問 題

戰後國家行政最大的問題為經濟，最大的危機亦為經濟。戰後經濟險象環生，其間可堪注視者，且列為二端：

- 一、幣值日落，物價一日三變，生活指數成了一根往上竄的直錢；
 - 二、有錢的，錢可生利，滋富不已；無錢的，錢不買，今天收入一千元，在明天即變成了八百；
 - 三、生產事業，一抵不住高利貸的威脅，二抵不住舶來品的壓倒，三抵不住原料燃料的恐慌；結果只有停了機器，散了工人，拿資金來另謀賺錢之途。
- 這二端實際上所代表的，即是財政的窘迫，民生的艱苦，工業建設的走頭無路。

管制、物價、發行。

能夠為一般人所注意的問題，是物價；因為這關係穿衣吃飯，每天和人接觸，且使大多數人感覺困擾。

這個問題可以表解為：幅步步高的價格；管制不上物價，物價迫不上發行。有的人主張加強管制，被另外的人攻擊這是治標的辦法；管制頂多收效一時，豈能解決長遠了？另外的人主張治本，減少發行，減輕通貨膨脹的刺激。治標治本或標本兼治，都是辦法。問題不在那個辦法有效，而在那個辦法能够付諸實行！

所謂管制不上物價，一則以其行動遲緩，常常成了馬後炮；物價稍作喘息，管制又行鬆懈；二則朝令夕改，因人行法；不幸官既常常為商的身，腰纏萬金的則放寬外匯，家存棉紗的則放任棉紗。所謂物價

追不上發行，一則以其沒有生產，事事需要鈔票來直接總策；二則沒有生產而消費反加擴大，結果只有多印鈔票。

治標乎？治本乎？

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是不能够了解投機主義，發財心理，在戰時與戰後的經濟上，佔多少分量的。他們還在試探着用供求原理來解釋物價的波動。他們的解釋正好為投機主義，發財心理，做了盾牌。執行管制者，不幸也常常引用了他們的解釋。

穩定幣值，整理幣制，是一定要做的。中國人自然需要一種合理而平安的「錢」花。現在花美金，花金條，花支票，花棉紗糧食，囤積物資，那是經濟上的亡國，或經濟上的無政府現象。關於這些事情，一些人在靠美貸，無法之法；因為即使貸成，是否能以用於此處，還是疑問。主要的還得靠生產，那須等待一個安定的局面出現。

本 期 要 目

- 創刊獻詞 薛達美
- 戰後經濟的治標與治本 羅 君 璧
- 論 羅 君 璧
- 在行總說行總 行 人
- 吾家有個夜哭郎 蕭 乾
- 等到開江的時候 穆木天
- 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榮 墟

劍 刊 敵 詞

難得本刊終在今朝獲與讀者見面。

我們并無意指出過去歷程的艱辛，但實深幸未因梗遇而致理想中廢；我們亦無意高估自己底未來：好在原野裏原無蹊徑，路畢竟是人走出來的，以往我們業已踏過一重重的險阻，即使可能有更多的荆棘當前，我們仍是有着自己底明天的！

且無慮於來日之荆棘當前，請先極目今日之瘡痍遍地！因敢不計倉卒，不憚疏漏，而毅然發刊。謹預祈讀者底匡正與扶助！

× × ×

歲月匆匆，勝利忽忽已逾兩年。兩年中世情的變化真太大，人心的轉向，也真太大了。前年今日，人們對於自己底未來所憧憬的一些，終被時光的磨子磨得一個粉碎。在抗日戰爭中，不論階層，不分地域，更不計男女老幼，凡屬中華民族底兒女，都能咬緊牙齦，貢獻出自己底血肉與智慧，齊力爭向那一條打擊敵人的大道；儘管是妻女流離，河山破碎，但爲了解放祖國，但爲了遺囑子孫，他們終未失却「最後勝利屬於我」那一點點虔誠的希望。更由

於那一點點希望的支持，漫漫八年，也終於肩過祖國空前的苦難！乃勝利之果待結，而大好辰光已隨那將放之卷以俱謝。而今烽烟瀾漫，人民日溺，就連在抗戰中的那一點點虔誠的希望，也遭受到最慘酷的幻滅了。誰不希望戰後獲得一些必需的安定與休息呢？

時代畢竟是向前的，民主的洪流，不僅沖洗着世界底每一個角落，即連這個長臥在難瘴中的古老的祖國，也開始蒙受着震盪。儘管是國內戰火燎遍了東北，灼焦了華北，塵戰於太湖地區，殺伐於平保沿線，鄂東、皖西的草木屠盡，蘇北、豫東的廬舍燒光，董顯光局長終竟發佈了本年十一月廿一至廿三日，決定舉行國大代表選舉的佳訊；蔣主席亦於十月十四日晚在寒請瓦院院長席上，更有明確的「務望大選能如期完成，以實現還政於民之諾言」的偉大宣示。具見政府已決心馳向這條民主的大道，在黑暗中摸索的老百姓，似已遙見曙光，我們於涕泣之餘，焉能不引爲欣慰！

姑無論這次選舉的成就如何，甚且但其形式，然而，屆時的「民」，該多少可以依據一己底意志，抉擇自己底愛



惡了吧？再退一步，憲法的施行，就是在條文上，也該多給老百姓一些保障了吧？難道「淚盡胡塵，南望王師」為時以迄八載的中國老百姓，他們仍都願意這無休止的動亂的繼續麼？爲了不負主席底熱望，爲了維護憲法底尊嚴，他們對於自己禍福的取捨，又豈甘噤若寒蟬，默以終老？「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早成爲中國人民底生活的寫照。政府確也更該迅給他們以最低的安定與休息了！我們絕不預作過份的悲觀，我們也從未忽視小泡沫對於「大時代」應具的作用，本刊於焉以孕以生，本刊尤願一掬血誠，爲「還政於民」的宣示，而竭盡忠貞！

再回頭看看國際大局的混沌，益不禁使人緬懷美國故總統羅斯福及英前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聯合宣佈的大西洋憲章。由於這憲章的宣佈，才使打得正酣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了一個幸福的理想和一個共同的守則。其中的原則是：

- (一) 不求領土及其他之擴張。
- (二) 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變更，不願其實現。
- (三) 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之權利。
- (四) 世界各國無論大小，無論勝敗，均以平等地位參與世界貿易并運用彼等經濟繁榮所必需的世界原料。
- (五) 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全面合作，以提高勞力標

準，經濟進步，社會安全。

(六) 重建世界和平，使各國均能在其疆土內安居樂業，并使全人類俱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及不虞匱乏的保證。

(七) 所有人類在公海大洋上自由往來，不受阻礙。

(八) 世界各國，必須放棄使用武力。

這些原則，不僅曾博得全世界弱小民族底一致推崇與感念，即人類底頹絕的希望，也因此而重獲新生。它雖是一代巨人羅斯福底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主張的演繹，以後却成爲聯合國宣言底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也是本此原則而制定。然而，也真不幸，由於美、蘇戰後對立的日趨尖銳，復使這人類幸福的理想，或不免重陷深淵。大家該還記得較近一點的史實：美國爲了援助希、土，而宣佈了「杜魯門主義」，不惜對世界共產黨大張撻伐；旋因推行失利，馬歇爾才有了那篇著名的經濟援歐計畫的演說，即舉世所稱的「馬歇爾計畫」的產生。再看，便是巴黎外長會議的破裂和莫洛托夫底拂袖而去，再看，蘇聯却又火速地組成了東歐及巴爾幹的經濟集團。及至此次聯合國大會成功湖舉行的當兒，莫斯科方面竟揭舉了新共產國際（包括蘇、法、義、捷、波、羅、保、南、匈九國）的重現，公然地扯起「與馬歇爾計畫及美國帝國主義對抗」的大旗，顯著地形成了美、蘇對立的鬥爭！在初，會中有了馬歇爾及維辛斯基的互相責罵，嗣進「戰爭販子」，「帝國主義」這一串

的名詞，也毫不客氣地搬上成功湖底舞台了。影響所及：重大的如朝鮮、希臘，及巴勒斯坦諸問題，因懸未決；他若巴西、智利之與蘇聯，杜克之與智利的斷交；保、英、芬申請加入聯合國，分可受美、蘇之否決；以至蘇聯可能逐步退出聯合國之種種跡象；使人益感長夜漫漫，憂心忡忡！過去羅斯福苦心掙扎的聯合國，今日但成了僅受潛酌庶羞，有求無應的一尊泥菩薩；接踵而起的，却是美、蘇爭霸的強權政治！此時此景，溫讀大西洋憲章，又怎不令人恍如隔世，悚然心悸？

二次大戰的血濺未乾，難道真還有嗜血者嗎？美國畢竟是世界第一強國，美國也畢竟有自己底優良的民主傳統；領導世界，使不偏左偏右，永保和平，使不訴諸強弱，也祇美國才具有這種力量！雖以以往羅斯福底雷風雅量，捨己從人，提攜英蘇，折衝邱史的種種業績，我們確信美國目下的執政者，定能秉承傳統，曹隨前規，以「世界老大哥」底風度與氣量，忍讓比隣，扶掖弱小，而愈羅斯福底未完大業，而免人頌底未來大禍！

綜此，本刊願虔誠揭發六點：
 一、和平！自由！民主！理性！進步！
 我們相信：這將不僅是本刊邁向的目標，也必是全人類共有的需求！人民需要它，我們誓為爭取；人民珍惜它，我們必作聲援！我們有我們底主張，但為研究真理，絕不固執成見；我們有我底力量，但祈與友攜手，謹謝黨派支持！我們底發言，純以廣大的意志為依歸，我們是人，我們應該屬於人底！

同時，我們也絕對尊重任何個人底獨立發言。祇要不背上一列主張，即令這種發言不為編者所同意，本刊亦樂於為之刊載，竭誠為之服役！
 在長夜跋涉中，曠野寂黑，鼻鳴犬吠，人們過去，不也帶以星星的方位，作為辨向的指針麼？
 願讀者能接受我們熱誠的揮手！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更盼能獲得廣大的人民底寶貴的友誼！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九日脫稿

論 羅 君 璧

羅 君 璧

且先將十月廿八日上海大公報第五版刊載的一則社會新聞：

「本報訊：在前天晚上，金陽東路西藏南路口有兩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在那裏搭客，被滿山分局警士看見，因他是私娼，把他帶入局內。他說：『名叫羅君璧，今年二十二歲，廣東中山人，住江灣翔殷路九號。因為八十二歲的祖父生病，沒有

錢醫治，所以迫不得已出來做私娼，賺錢給祖父治病。』於是滿山分局偵探警員到法，判了他三天拘役，送到總局正俗處去執行。

昨天上午，正俗處包天一局長正在訊問○的時候，突然有個市民羅君璧要見他，自稱是羅君璧的胞弟，遞帶了封羅君璧信。他對包局長說：『羅君璧了投遞

封條，便知道我姊姊的來歷了。」他說完伏案大哭。這封信的內容，記者照錄如後：「股先生：

民婦羅君曉，於十五日因因私娼家被控山，局捕送，現在蘇州府監獄中。

爲什麼，個真深知識的廿年女子，要步這條血淋淋的深淵呢！

讓我來說一說我家的身世：民父羅國康，於敵愾時期，在武漢曾經當過財政局長和九江禁烟局長，勝利後，因漢奸罪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全部產業沒收。那時民正患肺病，家庭生活皆由姊姊大擔當，豈知本年上半年，姊姊突然患病，竟死，遺留下家姊與幼子。

七月初，家姊由南京來滬，要找我找一職業，維持一家六口生計。不料來滬數月，一無所就；可憐的賣了，可憐的賣了，坐吃山空，生活日高，百物昂貴，叫窮苦者如何度日呢？

上月間，民由同學介紹，擔任家庭教師。滿以為今後可以苦度生活，豈知不學無術，不事行，民祖父突然患病，平時無積蓄，又有什麼辦法。家姊爲了祖父的病，迫於生計，走向人間的火坑。民祖父已在廿五日夜病逝，家姊四歲的幼兒，終日在床啼哭，要母親，家母亦終日哀痛流淚，求股長憐憫民之境況，更憐家姊是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女子，給他一個悔悟的機會，讓他重見光明，使一個終日啼哭的幼兒，重新投入母親的懷抱。閣下所賜之恩惠，民感犬馬，當圖報答。」

於是包股長根據這封信，再訊問他。羅君號始哭涕道：「我本來是國防部電台的報務員，向在南京，後來奉派到山東，我沒有去辭職的。我與胞弟羅銘都是受過中等教育，實在找不到事做，才出此下策。」

按照羅君私娼辦法，有三條路：一是送濟良所，二是送工廠做工，三是領執照做公娼。可是這三項，羅君都不肯，他要保持他祖上的顏面，不能接受。所以包股長便接受羅銘的請求，把他交給他領回去。現在他們的祖父，還陳屍床上，沒有發殮，醫局想設法替他找事做，解決生活，免得再墮落。同時希望各界可憐這孤獨女子的處境，予以物質的援助，或是介紹職業。

讀罷這則新聞，任何人該不會無動於衷吧？她底父親因漢奸罪而判決了應得的罪刑，豈非屬本題討論範圍，故從略；茲僅就羅君曉之爲「私娼」一事而申論之。

- × 從這中我們可以知道：
- 一、她并非出身於一個貧苦而墮落的家庭；
- 二、她曾受過中等教育；

三、她曾供職國防部電台報務員；

四、她是「爲了祖父的病，迫於生計，走向人間的火坑」的。

那就是說：她之「接客」，她之被警察目爲「私娼」，因而「逮捕」，因而「拘役」等等，皆非出於自甘，而是一迫於生計「才」出此下策！至少她是不會樂意去戴上這一頂「私娼」的臭冠的。

在傳統的社會觀念中，娼妓早就失掉了四維八德，早就被視爲下流與卑賤，也早就失掉了社會應予的作人的地位！她們不是一個「人」，而完全是一件「商品」，在這裏有所謂「青寓商業同業公會」也者的存在，便可爲之說明了。於是，「水性楊花」，「天生賤種」，以至「輕薄」，「淫蕩」，「寒酸鮮艷」這一些不雅而刻毒的語言，就一直加諸在這一群可憐的婦女身上。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懲前毖後」，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啓頑立懦」似的。且有搖頭擺尾的士紳們，更會大嘆一聲：「人心不古，道德淪亡！嗚呼呀……」誠然，管子曾經說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句使後人奉爲圭臬的舊話，但這正同歷代的興衰一樣，究與女人無多關聯；何況他也曾用一衣食足而知榮辱，倉陳實而知禮節」一語下過註脚呢？他確未誤因爲果，或因果倒置的。

我們試冷靜以思：由於八年來敵偽的殘酷擄取，由於勝利後共匪的滋擾四鄰，更由於抗戰及內亂中壯丁的大量死亡等等，怎能不構成農村經濟的垂危，社會廣大的失業？一般農村的婦女，因之可能或必然地失去了原有的憑藉，而被迫地流向了都市；而緣於通貨膨脹，生產萎縮，交通破壞，她底停頓種種現象，所給予都市的不景氣，又不得不迫使她們最後出賣自己底皮和肉，作爲換取生活的唯一手段！實言之，那就是活不下去！活不下去！這情況已够人悲憫了，更何況還有樂女捐這一類玩意，尤其是中間階層如妓館鴉片之類可怕剝削？我們不是一個唯心論者，而人類底向上心，幾顆心誠不致完全泯滅，這些既不能無而走險，轉乎溝壑；又不自甘淪落的婦女輩，爲了逃避在出賣皮肉中的再遭擄取，爲了斷絕飢寒而仍不失一個重新作人的機會，於是私娼也就應

在行總說行總

行人

服務行總，轉眼兩年。從重慶，遷南京，再調上海，辦公在一個首腦所在部份，雖說職守低微，平居孤陋，俱行、坐、食、宿都在公家，好如生活水中的毛鴨，究竟也身親冷暖。當人人都

在說行總，關心行總，這顆心又何能過分沉默？我想，像我這樣的行總人員很普通，普通的平凡人固無甚慶「內幕珍聞」，或者「專題報導」，却也不免就有些最普通的話，一話我們在行總的感懷。

一 記得我們初來！

行總是三十四年春在陪都始具端倪成立的。記得我們初來，大家都

是手拍着蔣署長的「怎麼幹？怎麼幹？」，大家一碰面，便熱烈地研討這個，談論這個，無聲地，這一篇大作當時確實產生了巨大的召喚力。而由此召喚來的人員誰不是都有一番熱情的抱負與信望？我們為的是不僅熱情於這一份神聖的事業，更是信望這將是一個嶄新的，振刷官場，樹立楷模的國家行政機關。

這一點實在沒有虛炫，在當初的事實是顯明的。那時，到了行總，除了精神上對於工作的鼓舞，歡欣之外，物質上我們和一般機關毫無有甚麼優厚的區分。誰都明白：像任何在重慶最普遍的公務員一樣，我們支領了當時規定的標準薪津，而且，別的機關都有合作社，我們沒有；別的職員可以配購平價日用品，我們不能；自然，更沒有交通車，沒有勉強每用的宿舍，沒有比任何機關較多的福利待遇或者補助。但是送了當時確實比行總安裕的原有職業，而來投效行總的人却何止少數？

爲甚麼？我們毫無意思指出當時來行總工作的人便如何高尚其志，而是要說明，那是抗戰的苦難把人性都磨礪得實在堅強，而對於勝利的

復興事業又是何等值得感奮！在那時，人人心存社稷，要決勝圖強，關於建國方面一切革舊維新，一切去惡改善的行政風尚，最能吸引熱心。如行總，一個超越黨派的與國際道義合作的偉大善政，一個昭示要以嶄新姿態樹出於中國腐爛行政上的新機構，對於當時只要是稍存良心、血性的有爲人士，尤其是大好青年之趨之若鶩，更何足爲怪！

二 我們的紅夢

我們進行總了！實在的，感到興奮！感到榮耀！感到無比的對工作，與生活的矜誇！因爲在這裏，首先我們不承受一切衝衝門的嗚嗚氣，我們不超越在一切老官場的門檻，我們也不再會被那一切推、拖、騙與起、承、轉、合的公文程式攪得頭暈，我們可以揮脫死教條的纏綿，不作紀念週，不開小組會，沒有甚麼特設的黨團要來活動，也沒有誰要來患神經病式地，一日五朝作精神講話，甚至都嫌乎要那樣提心吊胆地搶先，怕後，而又分明可以作弊的簽到帳子，我們儘可以坦白地，認真而自由活潑地工作著，生活著。——這在當時確實是一片新天地。

在這新天地裏，很可能的，你能過着鮮健的一種新公務員生活，只要你自己肯肯努力，真有熱心，這真確實有比別處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機會。譬如你去獲得嶄新的工作經驗，同樣也讓你在工作之外有極充分自修的可能。譬如你可以去瞭解中國在戰爭中的損失究竟若干？可以瞭解到各地的比較情況，你可以去知道曳引機究竟甚麼形式？究竟如何使用？你也可以去看看捕魚的機器到底怎樣捕魚？你可以學會圖畫，你可以練習外國語文你可以涉獵到一切時代應有學術。

這樣的環境，這樣的理想，在目前的中國真是可算難得，可算寶貴。

的了。而我們就在這理想的環境裏了的呀！你想，我們怎會不燃着火熱一般的，熱情的憤慨？

三 變！一切都變了！

是的！環境是理想的，然而理想往往成夢，夢的幻景時刻會變，漸漸地變，不斷地變，終至於可能是一切都變了！行總，不幸地也就沒有例外。

行總的變，對於我們些普通人員，在好的方面說，自遷京滬以後，固然我們的物質上並沒有如外埠想像的那樣美好，但我們比起自己在重慶時總要順適；我們的新津固然還遠不如四行兩局，我們自有負重的同事依然是捉襟見肘，但自去年起，時增時減，確實平均比一般公教人員多了百分之五十；固然我們從沒有分配到過任何「救己」物資，也從沒有因業務上的便利而當過任何便宜，但我們的辦公設備，我們的醫藥福利總算也能像有些機關一樣的方便，因此知止，因此比下有餘，我們對於這個變也就夠恢復的了。

可是別忘了！我們是人；我們是年青的有熱血的生命，而且我們當初是抱負滿腔而來行總「幹」的幹部。我們不是上海的鴉片，便可以苟安於似乎比鄉間的糟糠、茅廁裏好的殘空剩脂中，躺下來吃喝的日子，拿自己肉體的肥胖便當做生命最大的慰安與驕傲，因此，我們怎麼能不更重視這一份事業的發展，與它所給我們精神的感觸？

提起這，天曉的，那變變的太慘了！首先說工作，我們高興地看到一批，一批的物品分配到各地的難民們去，而立刻我們就聽到四面的反響，那是西裝變成了中國破襪子，牛奶變成了米湯，麵粉，罐頭，丸藥；變成了市面流行的美貨，救濟物資變成了凡人的商品或禮物。而在內部呢，一樣地，我們眼看見就產生了。一切連家帶眷受超越我們員工福利的特權階級，親自看管一切營務而毫不顧法紀，體制的三公，一樣是官樣文章還要兼西式門面；一樣是「中國老爺」的架子更加上一「洋脾氣」！有全家福的國威享視，都是高官厚祿；有公館裏的阿奴阿婢

，也要來充真做新。至於奉公守法，循規照矩的幹部，仍舊是遭受着輕視，屈辱與折辱。加上華洋雜處，更有另一種一面屈節卑躬，阿諛逢分，另一面趾高氣傲，肆意凌人的難堪對比。由此，從外邊，我們却是一致地，籠統地接受着猛烈的攻訐，嘲諷，打擊與辱罵……

變了！人也都變了！高尚的變得不是陰沉，就是庸澀；熱烈地變得不是冷酷，就高偏激；軟弱一點的自然變得只好奴顏婢膝；窮兇極惡的，就變得貪污無恥了。

變了！這些「變」，固然在今日一般的腐敗，與逐利是務的罪惡都市，看起來，談起來，毫不算稀奇，然而單說「行總」，兩年多以來，先後的行總確實是有了一個懸殊，顛倒的巨變。這巨變，叫我們如今在人前，再不感到在行總的驕傲與光榮；對事業，我們再無從鼓舞着「怎麼幹？怎樣幹？」的熱情與勇氣。而更大的，是我們對僅存的希望也滅絕了，我們唯一的信賴已沒有了。從此對所謂國家現實事業與行政，簡直抓不回可能絲毫樂觀的理想。

四 怪誰？

如今，在行總的我們，感受的只是沉重的悲憤，委曲，抑悶和憤憤；不在行總的，對行總的觀感也是日益加強的憤慨與怨恨。終至於有了現在喧騰一時的控告，檢舉……這是可哀的！但也毋庸說是可喜的。然而這一切，究竟怪誰？如報紙上所產佈過的那幾大貪污，便算是行總失敗的罪魁？便足够相當行總這巨大的過錯？

固然，對於貪污犯，只要是一經提出，我們渴望能够嚴厲澈查；一經查明證實，我們更渴望能認真究辦。但除此以外，究竟怎樣肅清這行總貪污的餘緒？怎樣能明白找出這貪污的根源？

老實說，對於這別人似乎特別噴嚏的行總貪污案，我們並不感到特別的奇異大辱，原因很單純，我們明白，這像中國一般的官場黑暗一樣，這並不是行總特有的劣跡，這真是司空見慣的了。不過因為行總的貪污機會更多，更好，而貪污的時期却是急迫有限，這對於一般只要是貪

汚性的卑鄙傢伙，必定會露出大貪而特貪的醜態面相與黑手。而這貪污案也必成爲喧播中外，震世驚人的新聞。

然而，這種貪污的醜劇，我們能說只有行總這次才有麼？我們能保除了行總這一次以後或以外，便不會再發生嗎？而且，誰能不承認當初的行總，的確是聲亮。時的新機構？誰能不承認當時將署長羅致而來的領袖人才，不都是國內外素負清名與雅譽的學者？誰會不相信這在聯總與政府雙重督導之下的事業總不至再蹈以往覆轍？眼前雖然「事已至此」，你能武斷，這只是某人或某一策略的失敗麼？你又何嘗敢把這另換一個人來就會一定成功？

但願如此！然而可憐的我們是絕望了。我們對現實再不能引起任何幻想，因此，誰能判定這行總的貪污案將如何結束？誰又能算得清行總貪污的這一筆混帳？更因此，我們能够就這樣簡單地相信是怪誰，怪誰嗎？

五 要善後！要善後！

行了！行總就讓它這樣地完結。讓另有熱心與信仰的人心去迎接那將繼承行總這一份未完的舊事業的又一個新機構。但我們該敬告來者，敬告一切真正關懷這神聖善政的苦心孤詣之士：要善後！要善後！要及早特別嚴密謹慎地來注意這將終了行總的善後！

這意思有兩層：一是希望對於結束目前的行總要特別處理它的善後；另外是將來繼承行總的遺志，要預有嚴密計劃而真正善其後地幹下去。

誰都明白，行總這不是一個合理的，正常的結束，同樣的，只是因爲中壘流行貪污的致命傷，但行總這機構固然完了，它引起致命的貪污目的物，那龐大的，富麗的，特別迷人的洋貨，洋財，像它事務上的設備如車輛，房屋，傢俱，用品，雜物；業務上的還在運進與分配的物資，那樣不是仍然具有遭受貪污的可能性？

而且，只要你稍一留心，稍一涉想與注意，你就可以耳聞到，目察

到、心領神會，對於行總的財物正是照舊腐生着，圍繞着不少貪污的細菌，有的是在武探，有的是在偵查，有的陰謀，有的密計，更有的已經開始鑽營，有的早就張手抓舞，看如何可以明爭，如何可以暗奪，如何隱匿，如何偷竊，想法子來報銷，找東西來頂替，或者申明遺失，或者賣個人情，……總之是儘可能有各種各式的企圖和盤算。而對行總未完的事業，究竟將如何認真地幹下去，使這點剩餘的，也不算少的善後物資再不至於仍然變爲「救己」呢？

那一切是值得考慮的，也就是必須注意的善後大事。否則，我們實在不忍再看了，窮兇極惡的中國貪污傢伙，更將因外國良民的脂膏血汗演出最後的，最大悲慘、醜惡的倒台戲。

(完)

稿	一、本刊開地絕對公開，舉凡時評、論著、雜文、小品、通信、報導、小說、詩歌、戲劇及譯文(須附原文)等，均所歡迎！
約	二、來稿請用稿紙並請寫清楚，一經發表，即以每千字一萬五千元至四萬元現金奉酬。
	三、文稿請自留底，無論附郵及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事前聲明者例外。
	五、作者請具真實姓名及地址，惟發表時署名從便。
	六、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青島郵局一四四號信箱)勿寄私人。

(上述第十一頁) 民主化的基礎不在制度，而在一個深入家庭社會的傳統，附於母入心靈一種對人生博大的態度。民主化是現代化運動的一環，它根本不能脫離民生而改進。儘管提出地方分權，噴着高粱葉子的鄉下人是不會關心誰作縣長的。然而民生改進起來，如限定五十年完卷，那必是個忙碌不堪的五十年。而五十年開頭，首先需要的是一具羅盤，一個筆直的方向。

過去五十年是浪費在誰當媽媽的爭端上了，近五十年又鬧起這娃娃應該彈鋼琴呢還是拉胡琴，是進洋學堂呢還是上官學堂。老實說，眼前問題根本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誰喂也罷，祇要奶喂得够勤，不擦石灰，不總給橡皮奶頭吮！

扶了搖籃的欄杆，望着嘶聲哭喊的鐵柱兒，我隱隱聽到了那五十年老娃娃的啼泣。所有當媽媽的卻抱怨，你爲什麼又哭，但五十年前的娃娃似乎說，你爲什麼還不了解我爲什麼哭！——轉載十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

半月文摘

吾家有個夜哭郎

蕭乾

五千歲這個又黃又瘦的苦命娃娃

最先，是把小眉毛寫起；隨着，嘴角向上抽着，樣子活像極盛期的地中海英雄莫索里尼。然後，恰似緊急警報的呼號，聲音是由平而而起，哽咽哽咽，若乾咳，欲續又斷。腳在跳，小肉棒槌的胳膊揮動起來。等嗚咽的音階提高，由八分之一符延長到半音符時，有節律的哭聲便開始了，呱呱，如淨水澆荷，又如顆顆小開花彈。至少當家錢兒是這哭法。隨哭隨用胳膊自己打着拍。姿勢雖嫌單調，總是一上一下的，但其激昂興奮（而且粗頸子紅筋），却不下於任何拉丁民族的交響樂隊指揮人。一揚一抑，一揚一抑，做媽媽的着慌了。她煩躁地問：你為什麼又哭！而孩子隔着眼淚似在反問：你為什麼還不懂得我為什麼哭？

這層隔膜，這種誤會，是普遍存在着的。嬰孩因為還是啞吧，我們僅知道做母親那邊的立場；因為他一哭就吵大人，就教做媽媽的煩心，而且教鄰居笑話說，這家有個夜哭郎，一定是做媽的沒本事，所以，做孩子的不「應當」哭。

對付夜哭郎的辦法很多，這層意思誰來對付了。媽媽是完全無關痛癢的，她的心腸我不忍討論。就是娘，也還有乾娘親娘，明白娘與糊塗娘之分。乾而糊塗的娘，手段又有糊塗之分。硬的就是管它：七、二十一，大巴掌打下去。用天底下最狠的話罵罵那不但不懂話甚而尚無憐憫的娃娃：「你個小混帳！」「你個命鬼！」「讀罵，隨在小屁股上呱呱着。硬的呢，似乎算出孩子不是有哭的緣。他俄，而做媽的又沒有奶喂；於是便在空瓶子或放了白水的瓶口上按了個橡皮奶頭給孩子吮。一剎那，孩子果然不哭了，但祇是「剎那而已」。

橡皮奶頭的副作用是殺盡孩子對媽的信任。

親而明白的娘呢？孩子哭她並不着慌。（「明白」是包括經驗的。）她明瞭孩子有孩子大賦的權利，不能因為怕吵大人而修正他生理的功能；B做媽的就是為順心的，不能又要孩子，又嫌煩心；C最要不得的理，是怕隣人笑話。孩子要緊呢，鄰人要緊呢？況且鄰人的孩子也是孩子，也在哭。所以親而明白的娘是鎮靜地趨近搖籃，撫撫孩子的前額，有熱度嗎？看看寒暑表，他冷了嗎？望望時鐘，該喂了嗎？上次他吃足量了嗎？最後，打開他的尿布，看看三叉口處是黃還是白了換言之，孩子的哭不是成心搗亂，不是有聲和做媽的為難，而是不舒服（如拉屎）或不滿足（餓）的信號。孩子四肢挺直，一聲不響還成其為孩子嗎？沒有了孩子又焉得做父母的名堂？

因此，孩子哭，消極方面足以提高父母的警覺，積極方面是證明孩子有生力；至少是說明孩子還活着。天底下有多少守了冰僵嬰兒的父母巴不得換它十聲百聲的呱呱呀！

在所有哭的原因中，飢餓是最普遍，最大最基本的一個！這後真理是無庸唯心論者與唯物論者來辯解，也不用什麼海外名醫來調弄的。那具小肚肚非裝滿不行。不滿，準哭。這可說是最原始最根本的道理了，然而許多做媽的就偏不肯承認，或承認了而不把功夫用在「喂」上，而用在「管教」上！

發覺了哭的原因以後怎麼喂呢？這又得分乾娘與親娘，糊塗娘與明白娘了。大凡育嬰，有處非放任不可，有處又非束縛不可。但絕對自由的母親，其糊塗成分絲毫不減於那迷信巴掌和綁帶的。魚肝油果然難吃，然而大人知道孩子需要它，怎麼揮扎小手也得強迫它吃。拉了尿如果

不馬上換尿布會把小屁股浸壞了，得換，任他怎麼不答應也給他換。然而小胳膊得揮動，小腳總要踹，綁起來也只能使他安頓。會，喘起來必更用力，可能還傷了皮膚。所以問題不是放任還是束縛，是該放任的要放任，該束縛的得束縛。如果三叉口澆着尿，奶隨他吃多吃少，四肢可綁成棍子，那可是存心要孩子的命了。

有人說，把哺嬰和治民並談是不合民主潮流的。在民主政治中，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不是母與子，而是公司經理與股東的關係，然而潮流要合，現實也得顧及。與其在股東經理名義下實行着乾娘後子的關係，還不如由親母親子做起，進化到股東經理的關係。多少人厭倦了「訓政」，其實厭倦的不是「訓政」，而是訓的方式。在中國文盲未掃除，政治教育未普及，廣大農民沒有脫離蝗蟲，旱潦，疾病，飢餓等基本生存的威脅前，大選也好，小選也好，中國談不上民主。如不是在朝政黨訓人民，也還是讀書人訓鄉下人。即是說，無論地理區域，無論選舉程序，鄉下人總歸是娃娃。這個娃娃甚而連哭都不會，有尿有屎。都要讀書人的報館記者替他哭。五千年的華夏歷史，用圖畫解釋起來，一邊總不外是架搖籃，籃裏躺着一具又黃又瘦，滿身傷痕的可憐娃娃。媽媽是很換了幾位，每位接過手來都對天拍胸起誓說，我一定疼他；又對孩子說，唯我才是你的親媽。然而，到現在他還是用原始的農具鋤地，還是用十字畫押，還是時疫的好主顧，（前天聯總衛生專家說，去年僅死於黑熱症的華人便有二百萬！）還是個嗷嗷待哺的可憐蟲。理想崇高的先生們儘管在憲法上去咬文嚼字罷，我想提醒的，只是撫撫孩子的前額，看看寒暑表，望望時鐘，解一解哭了五十年這娃娃的尿布！

馬克斯也好，荀子也好，衣食足了什麼都好說。衣食不足，有外力則動作更猛，沒有外力，由漢朝的銅馬黃巾到清末的白蓮楊子，這個娃娃依然會踴躍起來。這是根本的生理要求使然，綁條巴黎都是無補於事的。

許多熱中民主的人，恨不中國即日有議院，有內閣，有總統，有所謂民主國家的全副行頭。這正如那又黃又瘦的娃娃學人家的少爺，也

帶衣帽，也穿馬褂，也登着閃亮的皮鞋。殊不知A那些奢侈對於這娃娃毫無實質好處，B娃娃既比起人家少養差了十幾歲，人家需要原子鋼筆，網球拍子，娃娃需要的是不折不扣的奶汁。這個硬和人比是白比的，況且咱們這土娃娃長大，究竟需要些什麼，此時也還難預卜。但我想指出的是，他是個娃娃，不會說話，也還不懂話的娃娃。他的肚皮比他伴何五官都更敏銳。如果為了滿足鄰舍，為了給大人做臉，硬把這嗶吧娃娃裝扮起來，抱出給人瞧看，則恐怕不久他連娃娃也當不成了！

中國有了總統制，中國就民主了嗎？至多至多，是少數讀書人當了股東，那鄉下人依然是娃娃。自然，能做到這地步，其好處是若干位媽媽之間可能發生互相監督的作用，但不能忘記的是五十年來，搖籃裏躺着的依然是個又黃又瘦，滿身傷痕的娃娃。誰當媽媽也好，他將來學鋼琴也好，胡琴也好，問題是娃娃得每隔四小時喂一次不太稀的奶水，幫他長大。其實，等真正長大了時，他自立了，誰當媽媽也未必能管得住他了。

娃娃時期的中國，需要哭聲。因為哭聲是信號。又是安慰——孩子還活着哪！娃娃時期的中國，該放任的得放任。四肢切不宜綁起，因為那不但損害了小生命，他也必更哭，大人也更無閒日子。該強制的得強制。教育是奶水。農業改進是奶水。水利是奶水。公路，鐵路，都是奶水。公共衛生是換尿布。不能埋怨孩子在街上拉屎，得給他預備尿盆——公共廁所。如果一朝天上飛下來一個真正的大獨裁者，一到中國就張貼布告說：孩子不上學殺頭，往街上倒垃圾殺頭，投機殺頭；任用親故殺頭；同時又保證，每人一年發兩套衣裳，三石米，兩間光線空氣充足的房子，多了穿，少了補。那麼，人民將歡迎滿口民主滿袋憲法的政治家呢，還是這個獨裁者呢？從餓了五千年的娃娃看，他是需要這個嚴厲而認真的獨裁媽媽的。

在上一「人道與人權」一文裏，我估計中國民主化還需要半世紀，好幾位讀者來信責備我太悲觀。但民主化既不是派一批欽差大臣考察即可竣事，也不是把管理局變成委員會便可完成。（下接第九頁）

藝文

等到開江的時候

穆木天

等到開江的時候！幾十年來，我心裏常常這樣地憤憤着。記得，作孩子的時候，心裏總是希望那個，希望那個：希望過節，希望過年，尤其是，在悶死人的冬天裏，希望春天趕快來到。孩子希望春天，希望在天的溫暖，希望春天的綠，希望穿着較少的衣服，在大好春光中，到處跑。孩子尤其是希望開江，如果他住在江邊的話，開江好像是年中的一件大事。老人家喜歡講：七九河開，八九冰來；孩子，每每聽見這樣講，老是盼，沒頭沒腦地盼，今天盼，明天盼，嫌死人地盼。等到開江的時候！孩子心裏這樣憤憤着；孩子的心裏，老在等着開江的時候。

江畢竟要開的，雖然有時候，早幾天，有時候，晚幾天。不管嚴寒，怎樣備着通紅的鼻子，到處抖神，到處捉弄人，但是，有一天，春光終會布滿了大地。神有神的運命，鬼有鬼的運命，嚴寒也有嚴寒的運命：關老爺先造死，後造生，萬般八字逢定，自由不得。嚴寒的運命，好像在盤古開天時，就註過冊了。春天來了，不管他不想滾蛋，他必須滾蛋，因為他不能不滾蛋。不管嚴寒怎樣備着通紅的鼻子，到處磨臭，結果，是曬了一鼻子灰，讓入到洞里都找不到他了。儘管他不要鼻子，可也掙扎不出來什麼。春天來了！馬上就到了開江的時候！

但是，嚴寒終是會備着通紅的鼻子，在最後掙扎的，雖然他有一天會曉得怎樣掙扎也是無用。冷冷熱熱，熱熱冷冷，敵着像是交了春天，下子又折回冬天去，折來折去，有時候却像是有頭兒。氣餒的人，會等得發煩，都會以為春天大會來了，有確信的人呢，倒不然，反倒更堅決地相信馬上就是在燒花開的日子。等到嚴寒到了非滾蛋不結的時候，他還要大大地威武一番。清明節，他單凍桐花；凍過了，桐花就開得很稠。開江前，他大大地要顯幾天威風，可是最後，就到了開江的時候。

到開江的時候，紅鼻子阿三可真走了：不走不行。孩子知道，孩子希望，春天一定來，孩子耐煩地等着。可是，等不到，又怎麼辦呢？孩子終歸是孩子，好像胳膊扭不過大腿，沒辦法。有的人吐吐笑一場，穿着被窩睡覺。有的人看到一點春信，就歡喜跳起來，儘管到衣服，甚至刺得精光，到了第二天，天一變，就是重傷風，直打嚏。孩子終歸是孩子，希望也好，失望也好，反正對於開江一點都不能左右。孩子怕還不曉得人能勝天，就是有的多少曉得些，可是，天老爺，鬼計多端，一出化樣，就會弄得孩子掉頭。通紅的鼻子的嚴寒，孩子都鬥不了，當然，孩子更鬥不了天老爺。孩子只知道靠天，孩子不曉得盡人事，孩子只是靠天，只是等着，耐煩地，等到開江的時候。

孩子，可是，終歸，會成了大人。大人真比孩子懂得多；大人沒有孩子天真，却是理智些。大人更明白人能勝天的道理。儘管嚴寒到處磨胡鬧，大人却有大人的辦法。大人可以叫天早來和一點時候，就是江不開，大人也有法子支配它，讓它早開幾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人不止曉得靠天時，還曉得靠地利，他們更有很好的法寶，就是靠人和。大人要支配天時，支配地利，就是因為人和的原故。人和，纔纔都好辦。不管紅鼻子嚴寒，不管天老爺，都可以叫他溜之大吉。大人知道征服自然，他們有幾千年的老經驗。他們跟冰鬥，跟雪鬥，跟洪水鬥，跟猛獸鬥，他們在厚野裏開闢了農田，他們在山嶺裏種出糧食，他們建立了偉大的都市，他們建立了美麗的農村。他們一切靠鬥爭，鬥爭就是靠人和。春天如果來不來，他們都可以讓它來，春天來晚了，他們可以讓它來得早一些。他們鬥爭；他們靠人和的力量。大人知道鬥爭，而且，艱苦地鬥爭着，一直到開江的時候！

等到開江的時候！可是，不能坐在屋裏死等着。時代變了，你也可以變成守株待兔。沙漠里，可以建立偉大的工業都市，烟肉管衝破了多少愁雲霧；結冰的江河裏也可以走船，因為有方法把冰碎衝破。天氣熱死人，可以讓牠改變；天氣凍死人，也可以讓牠改變。人是世界的主人，進步的人則是進步的世界的主人。我們要有這一種信心，我們要相信鬥爭，要相信人和。你不能坐在屋裏等着，自命清高，或者是，自甘陶醉。你不走，別人會走，你往後退，別人會前進。前進，是世界的運命，也是從盤古開天時，就八字註定的。儘管可以有人把世界拖回去百八十年，可是却不能永遠讓它往後退，因為世界上有傻子，總會前進的。譬如傻子又多，又人和，又將如之何呢？不管有什麼阻礙，進步的力量，總是專前進的。你在屋裏等着罷，結果，人家都會忘掉你。人家走向前邊去了，把你扔在後邊，你的周圍會變成沙漠。每到春光來了，人們在慶祝春天，到處擺上了大好宴席，誰還來找你，你就是坐原子的彈也趕不上人家。人家坐上市席吃酒了，那你在沙漠里，清高的你，陶醉你的，你看，是不是慘透了。不能等着；要去迎在，要靠人和的力量，叫江開得快些。一切要靠人和，人和也要靠你的力量。你不能守株待兔，死等着，等到開江的時候。

等到開江的時候，到處是大大好春光了。開江要沖掉好些拉拔；儘管拉拔怎樣多，它終會被沖掉的。在嚴冬裏，拉拔越堆越高，雪罩起來，也許全變成假山，你可不要說那是「窮鄉僻壤」，因為那裏是拉拔。在春天快要來的時候，也許會從拉拔中，生出蒼蠅蚊子之類的東西，也許那些東西很美麗，讓你以為頗有詩意，可是，誰歌不得，那會比美麗的意蘊還有毒，比美麗的蛇還會毒死人。不要陶醉在拉拔裏；歌誦那些腐爛東西呢，至少你會玩物喪志，就算你還不敢認自己是給拉拔堆幫閑。使不得，你寧願得，作鬼的交響曲罷，那危險得很，假如你不堅定，自己會變成鬼。人們都往前行，準備迎春，人們都在集中力量，打算叫江開得快些，為什麼你偏要灌漑「愚之毒」，你偏要用有毒的芳香去迷醉人？是不是你想盜御馬，再進一步想穿黃馬褂。想在暗夜的鬼世

界陶醉的人，是有禍了，因為暗夜的鬼世界是你們的！幾千年來，人類的歷史是鬪爭的，不是有的是場面，可以給你謳歌嗎？謳歌開天，謳歌開地，謳歌戰勝野蠻的田地，謳歌沙漠裏的城市，謳歌勞苦人類的血汗的結晶，謳歌前進隊伍的鋼鐵的意志。不要把應當榮耀的拉拔放到讚美詩裏，在那樣的讚美詩裏，陶醉下去，真是想像不得。我們要在工作中特別警惕。我們要人和得特別健全，直到開江的時候！

等到開江的時候！到處都是光都是熱，到處是鳥語花香。可是，不能以為那時候，一定大國就降臨在地上。天國降臨在地上，也許是不錯的，可是，不能把天國想得大理想。把天國想得大理想，是有害的。紅鼻子懸空，和他的老祖先，天老爺，不知用過多少次炮轟彈，蒙蔽我們，不知要過多少次電光棒，弄得我們目眩神昏。因為我們希望大了，我們失望也就更大。失望的痛苦，好像好多人已竟深深體會到了。把天國想得大理想，也許失望是不可想像的。實在，那也是很不實際；天國決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想；地上的根性，很難一時刷洗得乾淨。開江過後，不見得就沒有冷天道，不過總不會怎樣冷得厲害，而且，一下手，就會過去的。要是把棉衣服洗扔到河裏去，結果是自己上當。而且，在人不知鬼不曉之中，從拉拔堆中，還會變出拉拔鬼來，用左道惑衆，還會顯得比你還愛光明些，怪可愛的。你還要當心上當。不過，春天來臨，是無問題的，你可以儘可能去享受春天。愛春天的人，會越來越健康，那也是無問題的，那，你的健康也可以更加強。你不樂於於空想，那你可以很健康地活下去。否則，你會有說不出的失望的痛苦，等到開江的時候！

等到開江的時候！你要等待着。你要盡力想法讓江早幾天開些，不過，你要耐煩地等着。如果人家問：「幾時開江，」你說：「明天」，那要不得。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那不是喝涼粉兒。決不會睡上一宿覺，到明天就看見江開了。不過，臘到了了一定的時候，開江也就是一天兩天的功夫。春風一天一天吹着，告訴人們不久江要開了，究竟有幾天，誰也不能斷定得分毫不差。

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紫
堊

「快要顛撲的克利斯朵夫終於到達了彼岸。于是他對孩子說：『我們終究到了。你多沉重！孩子，你究竟是誰啊？』孩子答道：『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約翰·克利斯朵夫終卷)

——為孩子們給聖者的老輩獻歌！

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老爸爸！你歸去吧。

X X X

你歸你那永生的和平，

你歸你那永生的仁勇，

你歸你那永生的慈悲，

你歸你那永生的堅定。

X X X

歸你永生的愛

永生的光

永生的信賴，希望，理想，

你那永生的靈智的土壤。

X X X

老爸爸，

感謝你的背負了。

如今你把沉重的孩子請放下，
你放心吧安息。

X X X

安息在肅穆的林陰，

安息在明淨的雲表，

在那幽香的花房，

你躺着柔軟的，浩蕩的河床。

X X X

用青山做你的枕頭

月亮做被。

太冷了

太陽會給你溫暖；

太熱，涼風給你打扇。

X X X

孩子們要跑跳去了

孩子們要追求，創造！……

X X X

託星辰為你照夜，

託草草擁扶你。

有圍繞你成羣的喜鵲和烏鴉，

辨道『晚安』和『早』。

X X X

你去安息在自然的大胸懷，
自然的手臂永遠擁抱；
你安息在可以四望的廣闊平原，
你安息在可以遠眺的巍峨岑首。

X X X

你，

將看到孩子們抱着美麗的蝴蝶舞蹈，

騎在鳥兒們飛翔的羽翼上歌唱，

你將看到孩子們幸福，

就是在牆角裏

也是孩子在和小螞蟻快活地遊戲。

X X X

你看孩子們就在你的腳下

你的頭邊向自然爭鬧

和自然說笑；

扭捏自然，

向自然討索真理的糖菓。

X X X

親愛的老爸爸，

看我們孩子

明天還要把你和自然一同裝扮一個新樣子。

X X X

(上接第六頁) 運而生了。然而，私娼是犯法的，違警的，逃捐避稅的，也是有傷社會風化的。那好，如羅君等者，便不免被判拘役了。

至於警局處置私娼的三條辦法：送濟民所麼？能否治她祖父底病，或者解決那最現實的陳屍樹上，無錢殮殮呢？送工廠做工嗎？把這似乎不多；領執照做公娼嗎？爲什麼連這一點最後掙扎而仍求作人的可憐希望，也爲之殺絕呢？

不久前，禁舞禁娼的問題，曾一時喧騰塵土：招待記者的有，請願的有，爲文呼籲的有，書面談話的有，公開答復的也有，真是琳瑯滿目，蔚爲大觀。我們并不反對「禁」，而另外的看法是：禁了之後呢？「禁」絕不就是「解決」呵！

這正同一個學生借債一樣：道東素絲，這張白紙，被煮陶得走了樣，被訓導得變了質，老師不顧反省自己底教育方法，却一味地責斥這學生的更項不盡，甚至不堪教化，最後謀個安靜，便索性開革了事。那不是大可哀麼？

過去，筆者曾經一再嚴正指出：妓女是以皮肉換飯吃，而嫖客則是以多餘的金錢來換取皮內的享受！行爲雖一，動機各異。如果樂女出現仍屬地方政府收入之一，那就不妨毫無姑息地將這筆收入加倍轉嫁在嫖客身上去！至於妓館和妓女間所存在的種種過度剝削的形態，主管當局尤應予以大公，固顧則齊，以大刀闊斧的手腕，爲之調整，使之迅速地走向公平與合理化。他如注意妓女衛生，未實務良所等等，更屬份內的問題了。不必贅述。

總之，如羅君等者，不過是迫近死亡邊緣，萬千的飢民中，一個被抓住了的，不幸的代表而已。至於應否目之爲「私娼」，或按法令着由私娼首爲公娼之類，筆者不敢，固不能已於言，但不禁言而中止了。

然而，警局及其包庇長處置的開明，實令人深致欣慰；而且還「想設法善處事情做」，雖然是「想」，雖然是一「想設法」，即使成功了也祇是解決萬千同命中的「一個羅君等」，但終較那不肯「想」，也不願「設法」而整日「着頭罵大罵的，總算強人愈了。

本刊將親來稿，酌情增闢「學生園地」，「讀者投書」兩欄。偏重於青年生活尤其是其間疾苦底真實報導。發表後仍依原本欄。但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前者并盼加註學校等級，以示負責。

本刊亦將絕對代守秘密。

李穆木天先生爲寫作專先進，此次辱承撰稿，實感榮幸；又承郭夢家先生繪贈封面，併此誌謝！

冬令衣着

應時服飾

請移玉
青島海泊路七七號

洪興德信記

綢緞呢絨皮貨店

這裏是：花色繁多，供君選購；

價格低廉，保君滿意！若賜撥

(二) 二五八八
四九七六 電話即可派人走洽

發行及編輯者：青島星社

社址：青島雲南路一二三號之甲
通信處：青島郵局第一四四號信箱

印刷者：青島宜文行

行址：青島台東鎮威海路九六號
電話：(三)〇八〇一號

訂閱：

長期直接訂戶：一次預繳五萬元，每期按照當時定價八折優待；預繳三萬元，九折優待。外埠郵費另加。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青島分公司

地址：館陶路三號 電話：⊖八二八*

電報掛號：四九三〇

出品

各支棉紗

各種粗布、細布斜紋、華達呢

宮銀寶豐龍花五喜
彩

花銀三燕龍雙五喜
飛

女月船鳥門蝶星鶴

鳥月桃喜門龍星鶴

〇〇撚度均勻 〇〇拉力強韌 〇〇質地堅固 〇〇柔軟耐穿 〇〇

各種納富妥陰丹士林及花色貢呢嗶嘰

(泰山牌 〇 桃源圖 〇 蘇小妹 〇 觀瀑亭)

紅字(V)牌

各種汗衫、秋衫衛生衣褲等

。 暢銷各地 〇 價廉物美 〇

本刊早奉青島市政府及社會局批准發行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京警字第五十九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山東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執照六三號